

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關中·外緣」研習心得報告

董顯亮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及歷史學系博士生

2018年7月30日至8月1日，「關中·外緣——第八屆兩岸歷史文化研習營」假西安陝西師範大學舉行，這是我第三次參加研習營。連同田野調查地區，我們向西行走，一直到達寶雞和固原，計劃簡介：「往西移動，更可見文化的漸層分佈。此次研習我們擬以『西安—寶雞—固原』一帶的考察重點，藉此帶領學員，思考華夏及其周邊民族的聚散離合與複雜的交錯關係，並思辯其間文化的對抗、拉鋸與交融過程，甚而反思史家既有中心史觀的可能盲點。」

但是，儘管我們在此地區待了將近半個月的時間。但是我個人對於這次考察的田野並沒有建立出較為清晰的歷史地理知識。什麼是長安，什麼時代的長安，唐代的還是明清的？不僅如此，長安與其它地區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尤其是以上提及地區。雖然在經歷了田野調查的困惑，王欣先生以及榮新江先生的講座彌補了這一點，他們對於特別案例的分析，提示了如何獲取、創造實地、一手材料的方法；同時還有連結不同材料，追尋不斷浮現出的新問題的技巧。

就個人目之所見，我對各個小組對於周公廟的觀察和梳理，感觸極深。通過不同小組同學的討論，我認為可以將周公廟的發展總結為三個不同的階段。比如說從唐代開始建設，崔珙發現岐山縣鳳棲鄉周公祠泉水復出，所以撰記提呈朝廷，並得到中書省的批文，其間泉水賜名「潤德泉」。但如何將周公祠與國家祭典聯繫起來，「唐武德初，詔國子學立周公孔子廟，以公為先聖，孔子配之。」祠堂中真的是周公、孔子並祀嗎？時至金元，道士似乎佔據了的主，「東漢王莽篡漢，以周公為名。元大德二年元代庚辰，忠宣李公行台陝右，一日敬謁是廟，見其頹垣廢址，不勝惋惜，乃詣終南重陽宮秦蜀教主真人李天樂」。再到明代，便有儒生開始批評周公祠的傳統不再。另外，還有一系列清季碑刻，大量的捐資者出現在碑刻之中，社會組織的變化，以及姜嫄廟在民間信仰中對於周公廟作為中心空間的挑戰。

我大概還是會強調在地緣關聯中來確定某一個體所處位置。如果此次主題不是「關中·外緣」，而是另外兩個詞彙，我們討論還會是中心/邊緣嗎？我們難道不是一個體系下來確定中心與邊緣的嗎？儘管有中心與邊緣的存在，但是他們的邊界是怎樣的？可能是模糊和異動的吧。所以有時候我們不是在找中心，而是在尋找邊界而已。但中心的穩定性恐怕還是可以被確證的，不僅僅是通過將思想的區域、方言的區域、行政的區域三者重疊起來，我們還可以從物質的層面來確定這個個體的，宮殿、帝陵、渭河（宮殿代表的是長安城的實際佈局；帝陵，尤其是漢代的陵墓，是統治者想像中的形象；而渭河則代表了自然地理的變化）也是相當重要的標尺。